

9月10日,《乒乓世界》杂志发布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乒乓球队国家级教练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庄家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9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庄家富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934年12月,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年在广州读书,展现了出色的乒乓球天赋,很快成为广州乒乓球运动员中的佼佼者。1955年,庄家富调入原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前身),成为我国早期国家队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教练员、高级教练、国家级教练、女队主教练、领队等职务,曾作为国乒“108将”之一参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备战,在体育界享有“乒乓活字典”的美誉。



庄家富 图/中国乒协



1983年第37届世乒赛,庄家富(左)为参加男单比赛的蔡振华做临场指导 图/《乒乓世界》



庄家富在中国乒乓球队建队50周年座谈会上 图/《乒乓世界》

广东籍乒乓名宿庄家富逝世,享年90岁

亲历国乒从弱到强传奇路 曾赴港侦察“敌情”破秘技

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

作为“108将”之一,见证国乒从零起步

作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与功勋教练,庄家富完整见证了新中国乒乓球队从无到有最终走向光辉的峥嵘岁月。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迟迟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为争取合法席位,中国于1958年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一切关系,同时退出国际游泳、田径等11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但乒乓球是例外。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乒联”)首任主席伊沃·蒙塔古是英国共产党员。1952年,蒙塔古首次访华,邀请中国加入国际乒联,并参加1953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中国政府接受了蒙塔古的热情邀请,于当年正式加入国际乒联大家庭。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随之成立。

庄家富生前曾回忆,创立之初的中国乒乓球队只有零星几名队员,很难称得上是一支队伍,因此只能陆续从各地引进人才。“澳门的王锡添,印尼的郭毅萍,在香港打球的傅其芳、姜永宁等,都先后响应祖国召唤,回到内地加入国家队。直到1955年,国乒才初具规模。”也是在这一年,庄家富从广州调入国乒。

1959年,国际乒联决定将第26届世乒赛的举办权交给北京。为了备战这次在“家门口”举办的乒乓球国际大赛,当时的国家体委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先是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

运会中选出170多名运动员编成4个队,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训;其后经过3次比赛,再从中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于1960年12月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训。这108人被称为国乒“108将”,其中男选手62名,庄家富正是其中之一。“108将”中,涌现出一批第一代乒乓球国手、国家级教练员及各省市专业队主教练,先打奠定了我国乒乓球运动坚实的人才基础。

为破解强敌新技术,受命孤身赴港观赛

针对第26届世乒赛的7个比赛项目,国家体委领导小组提出“主攻团体赛、分攻单打和双打”的训练策略。根据当时国际乒坛的情况,成立之初的中国乒乓球队锁定两个目标:先打败上一届战胜国乒的匈牙利队,再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20世纪50年代之前,匈牙利队是世界乒坛名副其实的头号霸主,在前20届世乒赛中拿下近半冠军奖杯。而从1954年第21届世乒赛开始,日本男队打破了世界乒坛格局,不仅成功夺魁,后来还一举成为亚洲第一支夺得五连冠的球队。

就在集训队刻苦备战之际,世界乒乓球技术出现重大变革。1960年年底,匈牙利队来华访问比赛时透露,他们在近期被日本研发的新技术打得一败涂地,“防守球一碰就飞,几乎接不到球”。

原来,日本乒乓球队研发了一种旋

转性很强的进攻技术——弧圈型上旋球,简称“弧圈球”。日媒扬言,弧圈球是不可战胜的“核武器”,可横扫一切强手。

国家体委领导小组和教练员、运动员商量,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弧圈球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找出破解之法。就在全队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消息传来:日本乒乓球队要到香港访问比赛,做赛前适应练兵。这正是摸清“敌情”的大好时机。由于当时没有摄像机,只能用笨办法,派人去现场观摩分析,球队最终选定口音相近相通的广州人庄家富孤身赴港观赛。

洞察弧圈球“玄机”,助国乒攀上顶峰

接到任务的庄家富奔赴香港,经历了重重波折抵达后,他白天在住处整理资料,晚上出去看球。观赛时,他戴着墨镜、拿着报纸,一边仔细观察弧圈球的打法,一边把技术要点写在报纸空白处。

第一场比赛由香港乒乓球男单冠军吴国海对阵日本弧圈球高手星野,在一削一攻的对抗中,吴国海不是把球削出界,就是把球削出挡板之外。“弧圈球其实是长的上旋球,击球时猛地往上抽拉,使球产生强烈的上旋转。由于球旋转得厉害,对手第一次接球时很难有招架之力。”

随后登场的香港选手刘锡帆则让庄家富找到了应对弧圈球的方法,前者的近台快攻打法让其总能将球控制在近网,对阵的日本选手再难拉出高质量回球,庄家富在报纸空白处迅速记下:

“弧圈球对速度快的左右大角球,尤其对不出台的短球,难以发挥作用。”

看破弧圈球玄机后,庄家富第二天立马乘末班火车回到广州,又自德搭末班飞机回京。国家体委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根据庄家富侦察到的弧圈球技术特点,中国乒乓球队制定出3个应对策略:第一,心理上不惧怕;第二,“吃”了弧圈球后想办法发短、回短,以进攻抑制弧圈球的发挥;第三,找队员模仿弧圈球的打法,给主力队员当“靶子”。

付出换来了硕果。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开幕,这届比赛中,中国男团、女团不负众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最终,中国女团惜败日本女团,而由容国团、徐寅生和庄则栋领衔的中国男团与日本男团大战八场,最终以5比3战胜对手,第一次将斯韦思林杯收入囊中。此后的男单项目中,成功破解弧圈球的中国选手包揽了前四名。中国乒乓球队由此开始长期雄踞世界乒坛高峰。

在退役后,庄家富深耕教练岗位数十年,先后培养和指导了张燮林、梁尧亮、陆元盛、蔡振华、王会元、陈新华等多位世界冠军,为中国乒乓球事业的传承与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9月,庄家富被评为国家级教练;1994年12月退休。庄家富的专业能力与贡献得到广泛认可,1961年获国家体委一等功奖励,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1年、1983年、1985年连续三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98年获国际乒联杰出贡献奖,2002年获中国乒乓球协会成立50周年“中国乒乓球杰出贡献奖”。



我与羊城晚报的故事

A4

责编 陆德洁 / 美编 温亮 / 校对 刘媛元
2025年9月11日 / 星期四

关小蕾

从羊晚读者到公益同路人

留存墨间温度,护航特殊成长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道“冰兄士多”公益微站,墙上挂着的画作,均出自关小蕾指导的学生之手。“《羊城晚报》陪伴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坐在公益机构的画室里,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荣誉会长关小蕾指尖拂过泛黄的报纸,眼神里满是岁月的温度。《关小蕾:我只不过是爱的邮差》《让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她逐一展示着《羊城晚报》的报道,这份报纸不仅是她获取信息的窗口,更是推动她深耕特殊儿童公益二十余载的“桥梁”。如今,年过退休的她仍在公益路上奔走,而与羊晚的情缘,早已成为她坚守初心的力量底色。

两次“关键相遇”

关小蕾与《羊城晚报》的缘分,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她尚在大学,初次接触这份刚复刊的报纸,却未及深交;纸墨逐渐融入生活,是在1984年大学毕业之后——她进入了广州市少年宫,“因活动需要常会邀请记者参会,今天对接报道需求,明天整理采访素材,和《羊城晚报》打交道的次数越来越多”。更让她觉得亲近的是,父亲也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订户,“那时候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羊城晚报》,内容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自然受大家喜欢”。

在日常交集之外,真正让这份缘分成为“人生助力”的,是两次影响深远的“关键相遇”。第一次相遇,恰好点燃了她投身特殊儿童公益的火种,主角是一个叫陈元璞(阿璞)的孩子。

1998年,关小蕾帮助特殊学生阿璞出版个人画集《无声之乐》,《羊城晚报》率先关注到个中故事,派出当时的名记者陈心宇、叶健强跟随关小蕾一起走进阿璞的家,用镜头记录他握笔作画的模样,用文字写下他藏在笔触里的渴望,刊于当年4月12日的大篇幅报道



关小蕾向记者展示羊晚曾经的报道

打动了万千读者。“《羊城晚报》是全国第一个报道陈元璞的媒体”,关小蕾至今记得,报道刊发后,央视《东方时空》等媒体栏目纷纷跟进,“一下子让更多人看到,特殊儿童也能通过艺术表达自我”。

也是借着这份关注度,关小蕾在1998年牵头创办了“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一开始只有20个孩子,涵盖心智障碍、孤独症、脑瘫、唐氏综合征等类型,我们全是义务教画画”,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实验班后来在广州市少年宫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年2000多个特殊儿童免费学位”的规模。

回望这段历程,关小蕾说:“这就是从《羊城晚报》一篇报道开始的星火燎原,没有那篇报道,可能很多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孩子的才华”。

而第二次与《羊城晚报》的“关键相遇”,则让她真切感受到了媒体推动教育观念变革的力量。2000年,儿童画考级之风愈演愈烈,在关小蕾和她的同道者看来,这种“用固定标准框定艺术创作”的模式,会严重扼杀儿童的想象力,对孩子的艺术成长有害无益。她联合廖冰兄等艺术界、教育界专家撰写呼吁信,反对儿童画考级——短短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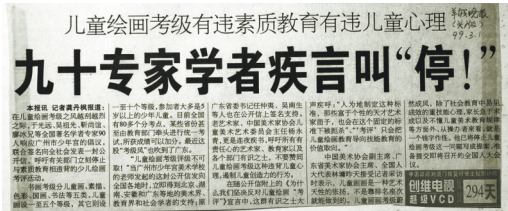
里,90余位各界人士签名支持,包括黄苗子、于光远、吴南生、靳尚谊、林庸、郑爽、王玉珏、陈永锵等。

让这份呼吁突破行业圈层、引发全国关注的,正是《羊城晚报》1999年3月1日的头版报道。“当时这篇报道由羊城晚报记者龚丹枫采写,主标题特别醒目:九十专家学者疾言叫‘停!’”,关小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里仍难掩激动,“报道一出来,全国都有反响,有人支持我们的观点,也有人展开讨论,但不管怎样,大家终于开始关注‘儿童美术教育该如何尊重孩子天性’这个问题了”。

这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一份“贴近百姓的报纸”能撬动如此大的社会能量,“也让我更坚信,好的媒体能成为推动行业进步、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力量”。

期待继续并肩

2023年关小蕾退休后,身份从广州市少年宫的“资源整合者”转变为一家民办公益机构的“义工”。“以前在少年宫,我做的多是‘搭框架’的工作,现在不一样了,我要做‘填细节’的事——



羊晚1999年3月1日头版报道

人物小档案

关小蕾,广东省特级教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荣誉会长。1998年,她带领广州市少年宫美术教师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特殊儿童美术实验班”。

哪个孩子情绪低落,我要去安抚;哪个家长有抑郁倾向,我要陪她画画、聊天;还要主动找资源、谈合作,一点点把帮扶做深做实。”过去一年多里,她牵头完成了60个特殊儿童“一对一”帮扶个案,联合高校教师与“过来人”家长共同参与。

在新港街道的公益微站“冰兄士多”,画室里挂满了特殊儿童的艺术作品。“我们刚开学,新增了好几个班。”关小蕾指着画作满眼期待,“既有给大龄特殊青年的班,也有给家长的疗愈班,还有低龄孩子的启蒙班,9月中旬就开课”。

如今,关小蕾的案头仍放着几期《羊城晚报》,偶尔翻到关于公益的报道,她总会停下来仔细阅读。“这份报纸陪了我一辈子,见证了我从美术老师成长为公益人的过程,也见证了特殊儿童从‘不被待见’到‘被接纳’的转变……它不只是一份报纸,更是我公益路上的‘引路人’与‘同行者’。”关小蕾说,只要特殊儿童有需要,她就会一直做下去,也期待能与《羊城晚报》继续并肩前行,为这个群体点亮更多希望之光,让艺术的温暖洒满他们前行的每一步。

这份合力让齿轮向前转动

记者手记

在与关小蕾的交流中,能深切感受到她对《羊城晚报》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并非简单的读者与媒体的关系,而是在一次次社会议题推动、一个个公益项目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依赖。从报道特殊孩子陈元璞,到关注儿童画考级问题,《羊城晚报》始终站在社会发展、儿童成长的角度发声。

关小蕾提到,媒体报道虽不会立刻带来实质改变,但能一点点推动进步。在特殊儿童公益领域,从最初社会的不理解、不接纳,到如今有了更多支持和关怀,这背后,离不开《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多年来持续将特殊儿童从“边缘群体”拉进公共视野,用一篇篇报道一点点消融偏见,将“同情”转化为“尊重”,将“陌生”培育为“包容”。

当媒体不再只是“记录者”,也是“认知摆渡人”,当公益人不再只是“行动者”,也是“理念传递者”,二者便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微小齿轮”——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却能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让“每个生命都值得被看见”的价值,慢慢渗透进社会的肌理。

致读者诸君

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系统性变革全面启动之际,羊城晚报常态化开展“寻找当年的你”活动,征集读者用户与羊城晚报的情缘故事线索。您可以通过羊城派客户端“记者帮”报料,或私信羊城晚报微博号、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提供宝贵线索、讲述动人故事。